

巴布的怪物

第一天上學的時候，巴布從長長的隊伍裡朝我咧嘴一笑，我便記得他了。

後來，巴布站在講桌上哭喊著「酷老師被怪物抓走啦！」並且用力跺腳，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安靜地吃營養午餐。放學後，巴布走到我身邊低聲說：「你可以陪我一起找怪物嗎？」他伸出手，掌心有一張年輕男人環繞巴布肩膀的照片。

那不過是五年級的事。

巴布長得像山豬，皺緊的鼻子和凸下巴露出的下排白牙，他說這個名字就是山豬的意思。但班上沒有人相信他，大家都叫他白癡，月考前十名的知道「智障」這個詞彙，便用來含蓄地稱謂巴布。

巴布常常流鼻水，他用手背抹，或者吃掉，他也經常抓癢，抓過的皮膚會搓出很多污垢。大家都不喜歡他，沒有人喜歡他，但是他喜歡女生，有一次下課，他把外套蓋在腿上，然後兩隻手伸進去抓癢，上課也不停止，他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兩眼茫然地盯著黑板。

每個人都不願意接觸巴布，可是巴布身上的某種感覺吸引每個人捏他、抓他、咬他。曾經有一次巴布和一個同學吵架，他們彼此吼叫，巴布吐出一口口水正巧射進對方嘴裡，那人僵硬地安靜下來，將唾液吞下去，接著臉紅，得到不屬於自己的獎賞般跑走了。

巴布非常著迷於人體的污穢，他撥弄頭皮屑猶似飛雪。奔跑後將手指夾在匯積汗液的膝彎處，嗅聞那氣味。或者爲了吃鼻屎將鼻腔挖到流血。午休時，他偷偷趴在桌下吸吮被鼻涕浸透的袖口。他的衣褲破爛散發腥臭，很少穿鞋，儀容檢查日他把鞋子用鞋帶綁在一起，掛在肩膀上到學校，穿鞋的時候往鞋裡灑小石子。

我在十二月轉學到這裡，爸爸和媽媽對這個地方沒有多作解釋，但我從車窗裡看見岔路上一個巨大的地標，綠色的，有很多疙瘩。我們在清晨到達，那時左邊海平面初昇的太陽從雲層裡射出金色的光束，右邊則是層層山巒。

「這裡距離我們土地的東邊是非常近的。」我說。

爸爸讓我閉嘴。

我們的房子就在販賣日常用品的街上，每天早晨會有很多人在那裏購物，但還要在往後面一點並且右轉進一條石子路，路的盡頭才是房屋。

從住屋到海邊要十五分鐘腳程，到山腳要十五分鐘，至於到學校只要十分鐘。每天我吃完烤土司和煎蛋就會走下石子路，沿著清早販賣餐點和食材的熱鬧街道一直步行到最後一個街口才左轉直走，很快就能到學校。

有時我會變換一下路線，爬過住屋附近很高的圍牆穿越對面一戶不知名的人家，從那走會縮短一分鐘的路程。

我走正常路線時巴布總出現在最後一個街口，那裡有家拴著小豬的雜貨店，巴布的爺爺開的。

自從那天巴布站在講桌上吼叫以後，他每天都會在上學的路上對我說怪物的故事。

「巴布的名字不只是山豬，巴布還是一種怪物，我爺爺說牠從史前時代就住在黑暗的森林裡，是哪種史前時代？你、你不要打斷我嘛！爺爺說那怪物頭很大很大，四肢長在腦袋邊……牠只喜歡吃老師。」

「爲什麼？」

巴布睜大眼睛：「因爲老師有很多知識！」

「所以牠的頭很大？」

「對！」

「因爲裡面裝滿知識？」

「對！」巴布挺起胸膛，用力地拍了拍心臟的位置。

「牠是怎麼吃老師的？」我問。

巴布皺緊了臉，過了很久才回答：「不知道。」

「那牠也許沒有吃掉老師。」

「沒有吃老師，那酷老師呢？」巴布的眼睛睜得更大，臉色慘白：「老師在哪裡？」

「也許在森林深處給長著四肢的腦袋上課。」我說。巴布瑟縮了一下，我立刻補充道：「那些腦袋都很溫馴，像剛出生的小狗狗。」

巴布直直望著我，嘴巴微開，過了一會他開始用力跺腳，就像我第一次看見他時一樣。

「我要酷老師回來給我上課嘛！」水慢慢從巴布的眼睛、鼻子、嘴巴裡流出來，他跺著腳，憤憤地呼吸，直到遙遠的學校鐘聲傳來。

「我要找怪物，我要找酷老師。」巴布抓撓自己臉上的肉，使勁擰著，有些水就這樣被擰了出來，到地上去。

「你怎麼知道怪物在哪裡？」我問。

「我知道，放學後我們一起去。」

「會很遠嗎？」我說：「我得在晚餐前回家。」

「那裡。」巴布食指劃向舉目可見的大山，與海相對，綿延不盡的稜線，我不知道它的名字。

「看起來不遠。」

「我們還有一個秘密基地。」巴布給了我一本圖畫紙作成的小本子，最末頁是鉛筆繪成的地圖。「這裡，竹林深處。」

我同意了，並且決定下課後出發的時間，巴布舔食唇上的鼻涕，朝我咧嘴一笑。

「酷老師沒被抓走的時候我每天都上學。」他說：「酷老師不在了我就不想了，我要花時間找酷老師。」

「那今天呢？」

「今天我陪你。」

然後我們到學校去。

我們的學校很大，從大門進去是鋪滿紅土的操場，正對司令台，後方是一列

班級教室和老師辦公室，總共兩層，低年級教室、圖書館在第一層，音樂教室、辦公室和高年級教室在第二層，樓梯下方有魚池，巴布說自然課老師會帶我們去那裡看蜻蜓的幼蟲。右側是營養午餐廚房和幼稚園教室，左側是遊樂場。校園最後面有植物園，裡面有幾隻天竺鼠、公雞，以及一隻尾羽殘破的孔雀，每隔一段時間牠會開屏，發出很大的爆裂聲。

我們班上有十四個人，一個轉學生，一個又瘦又高的女生，一對雙胞胎，三個金髮碧眼的俊俏男生，三個過動兒，四個智障，十一個原始住民，十二個貧窮家庭的孩子。

這學期的老師是個乾癟細弱的年長女人，她在黑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清晰、微笑地說這裡是個落後的地方，而且她留意到我們有些人根本不洗澡，我們身上有污垢、頭蝨，還有為數不少的同學熱愛玩頭皮屑。但是她一方面又同情我們，我們是如此可憐……幾分鐘後，她發作業本給我們。寫了一會兒，她開始唱名讓每個人到前面交給她營養午餐費。叫到某個名字時，巴布頂著我的臂膀說：「阿農。」

「什麼？」

「他們叫她『香臭阿農』。」

我轉頭時，一陣暗紅的氣味從經過的衣擺下竄出，甜蜜、令人欲嘔。那個又高又瘦的女生動作僵硬地經過我，然後到講桌前對老師說：「我忘記帶了。」

新老師面無表情點點頭，叫了我的名字。

下課時間，巴布帶我去騎斑馬。斑馬在乙班教室前的草地上，學校用鋼筋水泥做了許多動物塑像，斑馬對我們來說最容易騎。

「我先！」巴布很快爬上雕像，我站在下方仰望著。這樣做其實是被禁止的，但我們無法遏止騎乘任何東西的慾望。

巴布踢蹬雙腿，低喊「呀嘯、呀嘯」，然後他突然靜止動作，兩眼凝視遠方。

「他們在藏阿農的鉛筆盒。」巴布說。他想下馬，這時三個俊俏的男生從草叢後方走過來，巴布便停住不動了。

三個男生環繞斑馬，其中一個男生對巴布說：「下來，老師說不能騎馬。」

巴布緊抿嘴唇，佯裝他們並不存在。

「巴布。」我說。

「下來。」另一個男生伸手抓他的腳踝，巴布抱著斑馬頸部，用力搖頭。

三個男生最終安靜，直到巴布把頭抬起。他已經哭了。

「下來。」第三個男生說。

巴布顫抖，右腿抽動了一點，但幾分鐘後他仍在雕像上。

三個男生圍繞斑馬走動，他們的姿態輕盈優雅，眼神如刀刃般遊移，最後第一個男生說：「去找石頭來。」

我說：「巴布。」

巴布這次終於能夠跳下馬，我們從三個男生旁邊走開，巴布用力咬嘴唇，幾近滲血。

我們在草叢後面的水溝裡找到阿農的鉛筆盒，拿去還給她時，才剛接近阿農前面第二張桌子，那股奇異的香味再次若有似無地懸滯於前。巴布將濕淋淋的鉛筆盒放在阿農桌上，朝她露出缺牙的笑。

我站在後方看著，阿農一句話也沒說，把鉛筆盒打落到地上。

巴布露出奇怪的笑容，不斷扭著手指，然後他猛然問：「你要和我們一起去找怪物嗎？」

阿農不回答，她的手指在桌上畫圓圈，過了很久才問：「什麼怪物？」

巴布的額頭開始冒汗，他嗑嗑巴巴地說：「在……山上。」

「放學後我們會去，並且有個秘密基地在竹林裡。」我說。

阿農考慮了一下，回應道：「你們很好笑。」

「什麼意思？」

「五年級了還玩這種遊戲，很好笑。可是你們比那三個男生好多了。」

我代替巴布說：「山上有專門吃老師的怪物，你是學生，有義務和我們一起去。」

「你應該對全班說。」阿農回答。

放學後我注意到阿農從老師唱名後第一次從位子上站起來，她一整天都沒去上廁所，也不到外面騎斑馬。待同學全部走光以後，我和巴布停在門口，看她慢慢從座位上站起來。教室的燈已經關了，木椅子上有一塊污漬，太暗了看不清楚。

「走開！」阿農發現我們在看她，很大聲地叫著。

我和巴布離開了，一路上很安靜，只有他吸鼻子的聲音，我到家的時候故意不和巴布說再見，他的手從後方抓住我的領子，我用力把他推開。

「怎麼了？我們不是要去找怪物嗎？」

我說我不相信他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那種怪物。

「我帶你去看證據，你就能相信我嗎？」

「也許，而且我要拿走其中一個，那是我應得的。」我回答。

當我們按照巴布的地圖走向竹林時，路上經過了巴布爺爺的雜貨店，那隻小豬安靜地睡著，巴布愛撫小豬，一面望向發光的灰色雲朵說：「今天的太陽陰沉沉的。」這句話不正確，但很精準，我們便在奇怪的光線下進入竹林裡，因為那些光眼前如同迷霧一片，我勉強看見竹林深處幾具已經開始腐爛的木頭桌椅。

巴布問我想不想先休息一下。

我評論道：「這個秘密基地很隱蔽，但我要先確定怪物是存在的。」

於是我們就往竹林更裡面走，巴布抓住我的手腕領在前頭，我們走到完全沒有光線為止，然後巴布拿出手電筒照著茂密的竹林。我們慢慢沿著坡道走，累了就靠竹子休息。最後在一片漆黑中，我們再也看不見手電筒光線以外的景色時，我們忽然一起滾落，在四射的光線裡，滿地枯葉子亂飛，我們在很深、很深的地方，屁股下都是沙子，遠方傳來怪物嘩嘩的叫聲，手電筒在幾步之外指向天空，巴布衝過去撿卻被某樣東西絆了一跤，過了幾分鐘，他拿手電筒和一樣東西過來。

「伸出手。」他說。

我照辦。光線還未來時，我不知道手裡的東西是什麼，光線來時，那是一個好小好小的人類頭骨，殘缺不全，卻正滿一握。巴布使用手電筒從下往上照自己的臉，對我咧嘴笑。

他知道我相信他了，那時候滿地都是骨頭。

我們回家的時候已經很晚，我全身都在發抖，出力抓緊手中的頭骨也不能止住，現在是夏天，巴布看我抖得那麼嚴重，就問我是不是感冒了。

「你為什麼要叫做怪物的名字？」我牙齒打顫地問。

巴布愣了一下，然後回答：「我也不知道。」

隔天全身都很痛，我想起自己剛來這裡的第一天早晨，是被噴射機的聲音吵醒的。後來每個星期一我都會聽見噴射機呼嘯而過。我覺得噴射機的聲音很大很有力量，大概和學校的孔雀一樣大聲。爸爸很討厭噴射機的聲音，因為那聲音會讓他驚醒，以致於一整天精神都變得虛弱。他之後幾次被驚醒，立刻套上外套衝出門拿石頭丟天空，吃早餐時很兇地和媽媽說要想辦法把那些飛機打下來。

我沒把他們的對話聽完，直接出門上學。

事實上就連我們坐在教室裡時，老師都要故意放大聲音才能蓋過噴射機。不過今天老師在講台上打人，比噴射機更大聲，巴布要我注意阿農，她被打完的時候手藏在裙子後方的口袋裡蓋住臀部，依舊快步、僵硬地走回座位。

「今天的太陽陰沉沉的。」巴布悄悄對我說。

「她為什麼要那樣走路？」我問。

「不知道。」巴布想了一下，又說：「她受傷了。」

「是怪物做的嗎？」我問。

「不，怪物只吃老師。」

下課時我們去問阿農要不要和我們一起找怪物，她看起來又想笑了，我把頭骨放在她桌上，她的臉變得好白，看著我們很久，最後說：「好啦。」我們放學就留下來等阿農，她在所有人都走出教室以後，才慢慢從座位上站起來。

「你們走前面。」她說。

我們照辦。

巴布領先進入竹林，向阿農展示我們的秘密基地，她飛快地揀一張朽爛的椅子坐上去，然後看著我們。

「所以呢？」阿農忽然說。

「什麼所以？」我問。

「你們不是在找怪物嗎？找到了嗎？」

「沒有。」巴布很小聲地說。

「但我們可以去有骨頭的地方等怪物。」我轉頭和巴布說。

巴布搖搖頭：「那裡太深了，我們跳進去就像被關在籠子裡，沒有辦法逃跑。」

「你們順水流找過嗎？」阿農問。

「什麼意思？」

「你們已經知道怪物吃什麼，那牠應該還需要喝水。」

「你是對的。」我說：「這附近有水嗎？」

「有一條溪。」巴布回答：「這裡唯一一條溪，從山上下來的。」

我們又跟著巴布走，那條溪和山、以及前面的海一樣，都沒有名字。一看到溪阿農便很高興地將下半身浸在水裡，不肯起來。我聽見她嘀咕著：「不痛、不痛，好冰好涼，一點也不痛了……」溪水應該是非常舒服，因為阿農完全沒發現自己已經走在前面。

我們浸泡溪水往上游走。我和巴布不時偷偷看對方，一起小心地移到阿農身後。

我們把阿農的裙子掀起來。

她大叫，但是沒有反抗，祇是受到驚嚇而已。我們看見阿農沒穿內褲的雙腿間，傷口流出血來。

我指責她：「你不能再有秘密，你已經是我們的了。」

阿農看著我的眼睛很大，有一點瘋狂和期待。然後她把自己的裙子蓋起來。她說：「你們的怪物把我弄傷的。」

「才不是！」巴布大聲說：「你不可以這樣說我們的怪物！牠不會做這種事！」

阿農看了我一眼，便低下頭說：「沒錯，我剛才只是不想說出事實。」

「但你現在必須回答問題了。」我說。

「可以。」

「你為什麼流血？」

「長大總是要流血的。」阿農回答，緊咬住嘴唇，好像在等我們嘲笑她。但我們沒有嘲笑她，我們完全明白。

我們攜手涉進太深又太急的水流裡，最後到達很高的石壁，我們爬不上去，巴布哭了，回去時看到星星，他又笑了。

「你們看！那是獵戶座的腰帶，那三顆星！今天的銀河好漂亮，那是仙后座、月亮下面的是金星！還有那裡！七仙女星團！」巴布指著天空叫，開始手舞足蹈：「啊！那麼多的星星！不是很像樹蔭嗎？晚上是一棵樹包圍住我們，然後陽光從枝葉間灑進來！那就是星星啊！這麼多——這麼多的星星！不是很美麗嗎？」

巴布忽然住嘴，溼屁股坐到空蕩蕩的柏油路上。

我們也跟著坐下。

「讓我想起故事，爺爺說的喔，也是發生在史前時代。」

我打斷他：「史前時代？」

「對，史前時代。」

「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或者……」

「不知道啦。」巴布緊張起來，哭喪著臉哀求我：「你不要打斷我嘛！」

阿農豎起食指放在嘴上。

「史前時代……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最早最早、最初最初。有個老原始人坐在一棵樹下，有另一個年輕的原始人走過去，他問老原始人那棵樹是什麼樹，老

原始人很高興地回答他……就這樣，沒了。」

我們安靜地聆聽，結束後也沉默很久，覺得胸口悶悶的，很不舒服。

阿農問：「後來那個年輕的原始人還有去樹下找老原始人嗎？」

「有啊，每一天，無時無刻。」巴布想了想，加上一句：「只要他有疑問。」

「老原始人一直在樹下嗎？」

「他從來不會走開。」巴布回答。

「但總要上廁所、吃飯吧？」

「不用。」巴布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不——用。」

那天又很晚回家，爸爸叫我跪下，我問：「爲什麼？」爸爸的皮帶就更用力抽在我胸前，我沒有躲，因爲爸爸說我不能躲，我問：「爲什麼？」是因爲我的腿，分明是我的，可是我不能控制它們挺直，它們軟下來了。

我感到很困惑。

爸爸要我說實話，問我這幾天放學爲什麼沒有馬上回家，我說我到同學家裡開的雜貨店寫功課，可是爸爸不相信我，他坐得高高地，說我是騙子，除非我說實話，除非我永遠都說實話，否則他不會放過我。然後爸爸要我跪在他面前，把上衣脫掉，摺得好好的放在腿邊。

我開始想像噴射機的聲音。

隔天去上學，老師跑過來和我說，放學要去家庭訪問，但是只有我。我看巴布，他今天吃了特別多的鼻屎，忙碌到無法說話。放學前五分鐘時巴布才對我開口：「早上看到很多動物屍體噢。」

「在哪裡？」我問。

「到處都是。」

「和怪物有關嗎？」

巴布揚起臉笑：「嗯，一定是怪物知道我們在找牠，所以不敢抓老師了，只好殺小動物。」

放學時我們邀請阿農和我們一起探查動物屍體，她眯著眼睛靠近我，嗅了一下。

「你聞起來好香喔！」她說。然後整個身體都貼到我手臂上，那裡覆蓋著長袖襯衫，襯衫下覆蓋著芬芳的傷口。阿農用鼻子隔著布料摩蹭，直到傷口再度流出血來。

「好悲傷啊……」阿農閉著眼睛說：「當小朋友好悲傷啊。」

我們走到學校外面時，站在一排茄苳樹下，我問：「要如何才能不這樣緩緩地流血、緩緩地長大？」

阿農從一棵茄苳樹邊撿起一樣東西，輕輕放入我攤開的手心。

那是一隻不動的金色昆蟲。

「死了。」我說。

「對，但也活了。」阿農說。

「甚麼意思？」巴布吸著鼻涕。

「我不知道。」阿農細細的手指一把將我手中的蟲捏碎，裡頭空空的：「只是這樣……牠活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牠在這裡，但是也不在，牠因爲這樣死過，所以活了。」

「那牠現在在哪裡呢？」

「不知道，但一定是比這兒更好的地方。」

我想到自己忘記帶頭骨，和他們約好看屍體的時間以後就回家了。

還沒進到家裡，我就看見老師的頭出現在窗口，她和媽媽不知道在說甚麼。爸爸還沒回來，我偷偷躲在窗下聽，聽老師對媽媽拜託。

「那時候簽了三年，可是我希望今年就走……」

「不是瞧不起這裡，只是太不方便了。」

「您的先生……不知道能不能幫幫忙？」

從家裡離開時，我忽然想到一些事，遠遠地看見阿農坐在約好的馬路邊，巴布還沒有到達。那時候我便坐在她身邊，想著一般孩子不可能明白的事情，但我仍對阿農說：「希望你不會笑我，此刻我很害怕。」

「你害怕什麼呢？」她看也沒看我，只是回答。

「你覺不覺得這個世界除了你自己以外，其他人都被操控了？」

阿農想了想：「我覺得這個世界只有我在動，當我轉頭，其他人才會移動，而當我的視線移往他處，看不見的便完全靜止。」

阿農的想法和我不同，但一樣奇怪，我們坐著等巴布時便一直講這些事，等巴布來，我們都看見他手中抱著雜貨店的小豬，被開膛剖肚，粉紅色的內臟流出來，在地上拖。

巴布的臉又皺在一起了，他把小豬放到馬路邊，拚命抹臉上的水。

「甚麼時候發生的？」阿農問。

「不知道，怪物來我家了。」巴布一直抽著氣：「怪物來我家了，老師呢？老師在哪裡？」

然後巴布丟下小豬朝山上跑，沿著馬路，我和阿農追上去，跑很久很久，我們看見唯一的那條溪水，沿著溪水，我們又往上跑。跑到之前無法翻越的山壁時，巴布跳到溪裡面，衝進白色的水花，阿農在我背後，拉著我的手，一直嘗試想說話，但水讓她不能開口。水底有漩渦，阿農的手鬆開了，又好像推了我一下，阿農沒有力氣上來，我只能自己一個人找巴布。

「老師在哪裡？」他就在水上，啞聲問我。

我拉他，兩人一起往山裡更深的地方。巴布要找怪物，他說怪物正等著我們。

陽光在厚實的雲層裡逐漸變暗，陰沉沉的，我和巴布看不清楚了，只聽見風吹動樹枝的聲音，還有貓頭鷹嗚嗚的叫聲，走了很久，我牽著巴布，一手拿他的手電筒照路。愈往深處路面愈顛簸，比竹林的路更艱難，我們不斷跌倒、不斷爬起來，巴布甚麼都沒說。

周遭都是又高又硬的樹，長得很密集，我小聲問巴布：「是這裡嗎？」

悄悄起霧的深山裡，巴布點了點頭。然後我們躲在一叢灌木裡，安靜地等待。我從口袋裡拿出頭骨，層層迷霧之中，它清晰的白色猶如真相。

噴射機從山頂經過，轟隆轟隆。

這時候，有黑影從坡上急奔下來，巴布拿走手電筒往影子身上照，一片亮光，我們便看到一隻成人般高的巨大野獸。那是我們過去不曾見過的形象，野獸口吐白沫、樣貌猙獰地喘息，牠長得異常醜陋，滿嘴參差不齊的獠牙、稀疏雜亂的毛髮，高聳的背脊，細瘦的四肢支撐臃腫野蠻的身軀，窄小的後臀幾乎掉光了毛。牠的鼻子大而且皺，佈滿傷疤，紅色的眼睛在手電筒的照射下發出可怕的光芒，牠被手電筒嚇住，以至於停了下來，牠急促地喘氣，唾液從斷裂的牙齒中淌落，發出噠噠的呻吟。野獸看了我們一會，便竄進遠方的黑暗裡消失無蹤。

手電筒沒電時，我們往回走。

「阿農呢？」巴布顫抖地問。

「不知道。」我回答。

在下游找到阿農時，她眼睛還睜得大大的，我和巴布過一會發現她已經死掉了，就拿一件溼透的衣服蓋在她臉上。但是阿農的聲音從布料下方傳來：「不痛、不痛，好冰好涼，一點也不痛了。」

我們又把衣服拿起來，阿農還是看著天上的星星，眼睛很大很大。於是我們又把衣服蓋回去。我拉前面，巴布搬後面。他把手伸到阿農下面，忽然又抽出來，驚訝地對我展示手指上的鮮血：「她還在長大耶！」

我們悄悄把阿農抬下山，放到怪物的骨頭堆裡。黑暗中，怪物依舊嘩嘩、嘩嘩地吼，巴布專心看著地面，一下一下踢骨頭。

「酷老師那時候說：『下學期見，巴布。』可是開學典禮上他沒有來。」他說。

我回答：「可能他有別的事情。」

巴布眼睛紅紅地想笑，但他的笑容讓整張臉都裂開了：「不是、不是，我知道酷老師去哪裡了，他被怪物抓走、吃掉了，和每個老師一樣都在這裡面了，我早就知道的，每次每次，從一年級的時候，妮妮老師笑笑的說：『下學期見，巴布』，可是下學期變成琪美老師，放假前，琪美老師說：『下學期見，巴布。』下學期後又換成俊生老師……後來還有好多好多老師，他們都說：『下學期見，巴布。』下學期老師又不見了，其實我早就知道，酷老師說：『下學期見，巴布』那時候我就知道了……酷老師也會被怪物抓走。」

我們站在骨頭中央，巴布的頭低低的，雙手握成硬梆梆的拳頭。

過了許久，他才繼續說：「酷老師還答應我要來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是六年級的事。」我說。

巴布用拳頭使勁擦眼睛，回答：「酷老師被吃掉了，所以不會來了。」

我把他的手鬆開，問：「他做了些什麼？」

「酷老師教我寫注音，我以前到廠都不會，酷老師讓我全部都會了，酷老師還打他們——打！打那三個男生！他們不會欺負我了！酷老師告訴我竹林的秘

密基地，我可以一個人在那兒玩。學期結束大家交換禮物……我沒有拿到禮物。」巴布呼喘，發出抽泣般的笑聲。「酷老師特別去買禮物補給我，是、是星座盤！因為這裡的星星很乾淨、很漂亮，酷老師教我用，我最喜歡看星星……」

我和巴布沿著柏油馬路下山時，天上的星星確實多到數也數不清。這個地方的路燈是相當罕有的，但那些一閃一閃地我看見——畢業典禮當天，我們站在會場中央，下半身穿著彩球做成的草裙，頭上別塑膠花，老師決定的畢業裝扮。

沒人哭，我們空洞地站在會場中央。

「在哪裡？」只聽見巴布驚恐地問：「酷老師有來嗎？我沒看到……被怪物吃掉了吧？天啊、天啊，老師在哪裡？」

我看到照片上摟著巴布肩膀的男人就站在校長後面，但他什麼都沒說，於是，我也緘口不語。

巴布的怪物我知道。

是浮屍將眼球血管錯認成水面波光粼粼。

是垂死的老者，將穿透枝葉的陽光錯認為滿夜亮晶晶的星星。